

组、景区(点)经营权转让、行业管理标准化等等,就是极好的例子。此外,较之于北美,大陆的旅游教育与研究也没有近乎同步出现的孪生兄弟—recreation/leisure studies。众多的文献研究表明,旅游与recreation/leisure studies有着完全一样的知识及学科基础。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国民旅游的不断升温,以及社会大众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日益推崇,欧美该领域主流刊物(如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Leisure Sciences, Leisure Studies, Leisure, Society and Leisure, Journal of Park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等)所关注的问题,将自然而然地进入大陆旅游学者的视野(正如前期一位同仁的“关注”所言)。相反,因为知识基础的不同,饭店管理的研究可能也会与旅游研究逐渐分离。

几年前,我曾有幸参加过一场与Michigan州立大学社会科学领域一位教授的学术交流座谈会。一同参加的还有20—30名华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各系、所的老师。发言中,这位客官(当时还受聘为我们的客座教授)丝毫没有顾及主人的感受,说:“中国(可能仅指大陆?)没有社会科学。”我犹新地记得,当时有几位同志愤愤不悦,但对此评判,会上谁也没有发作。我完全赞同前期“笔谈”的有关意见:大陆的旅游研究尚缺乏足够的规范,“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科学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研究范式”,研究生教育尤其应该加强这个环节;我们“钟情微观”、“小题大做”得还很不够。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诸如研究道德(research ethic)问题,普遍存在的功利问题,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生产/操作研究的分布问题,以及旅游知识的创造与使用问题,等等。然而,可以断言的是,旅游现象不会消失。上述问题或许恰恰可以成为中国旅游研究前景和生机的源泉之所在。

2004年年底,申(葆嘉)老师给我寄来了国内同行新近发表的若干理论评述及期刊分析的文章。我很欣喜地看到中文旅游学术期刊,如《旅游学刊》、《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等,在推进和提升旅游研究的理论层次方面所做的努力。作为笔谈的结语,国内同行兴许有人会大陆近20年旅游研究的认识论和/或方法论作历时考察感兴趣。这肯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作者为该校教师;收稿日期:2005年7月28日)

## 旅游学方法论研究应当成为重要的前沿关注 林璧属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旅游学术研究的前沿关注点可以很多,但是,旅游学科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关键决定于能否形成一套完善的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目前,各学科或从“旅游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或“旅游是综合性的社会现象”等旅游基本命题出发,纷纷介入旅游研究,其中的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管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市场学等学科,都在关注旅游基本命题或旅游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也获得了自己的地位,不断丰富和深化了旅游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但是,由于旅游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换句话说,旅游学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学科基础理论,旅游学方法论研究更是阙如,由此铸成了几乎所有的旅游研究成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学科的烙印。例如,与其说是旅游人类学、旅游生态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还不如说是基于人类学的旅游研究、基于生态学的旅游研究、基于经济学的旅游研究、基于地理学的旅游研究……或旅游的人类学研究、旅游的生态学研究、旅游的经济学研究、旅游的地理学研究……造成这一窘境的原因并不在于从各学科领域出发研究旅游的学者们的知识欠缺,而在于旅游学科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从科学哲学或方法论的角度看,并非所有学科都可以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只有学科与学科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且两个学科均已成为独立的学科,方能从对方的学科中借鉴到有益的成分,并发展出新的边缘学科。例如,人类学与生态学都是成熟的学科,并且具有互补性,人类生态学就成为一门新的边缘学科;生态学与经济学也都是成熟的学科,并且具有互补性,生态经济学或经济生态学就可以成为新的边缘学科;经济学与地理学也都是成熟的学科,并且具有互补性,经济地理学自然成为一门边缘学科;地理学与历史学也都是成熟的学科,并且具有互补性,历史地理学早就成为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历史学与管理学之间,从表面看也都是成熟的独立学科,但是两者之间的学科互补性不强,历史研究方法对于管理学具有借鉴意义,管理学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就不够强,于是,可以进行管理学史研究、管理的历史研究,却不能形成具有互补性的历史管理学或管理历史学的新的边缘学科。因此,由于旅游学科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各学科都可以从各自独立的研究范式出发,在旅游研究中找到自身的研究领域,但旅游学科却无力反哺各学科、推动各相关学科的发展。

从各学科介入旅游学术研究是目前的研究现状,有利于深化旅游经济和旅游活动的各个层面的认识。长此以往,则只能丰富旅游学术研究的局面,无助于形成一门综合性的旅游学独立学科,也难以形成独立的学科。独立的学科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以及支撑学科理论体系、研究范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综观目前之旅游学术研究,有关旅游学科研究对象的著述非常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旅游学研究范式也有人论及,旅游研究方法的著述也不少,但是,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不同,前者指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后者是论证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亦即学科所运用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于是,笔者大声疾呼:倘若旅游学科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旅游学方法论研究应当成为最重要的前沿关注点之一。

(作者为该系教授,收稿日期:2005年6月6日)

## 人文关怀:旅游研究的重要视角

戴学锋

(开恩九州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732)

最近,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政府开始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而这一发展理念也正是国际旅游组织一贯主张的旅游业发展理念。世界旅游组织始终把“保护生态环境,以人为本,消除贫困,创造就业”等作为全球旅游发展的崇高的“社会导向”。世界旅游理事会也提出旅游企业“将社会责任融入核心价值观”,“确保平稳发展”,鼓励旅游目的地、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最佳实践。国际社会旅游组织则将“降低社会排斥,促进社会公平,参与者共享发展成果,新的非资源消耗型发展,帮助落后地区”作为旅游业发展的使命。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跳出旅游业本身来研究我国旅游业,则洞开一个广阔的视野,对很多问题也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而旅游业作为社会经济重要的一环,其折射出来的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问题,对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也提供了一把钥匙。

比如,当前贫富分化是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出境旅游的高消费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此问题的切入点。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敏锐洞察力的研究人员对此有一定的研究,如巫宁博士《从消费分层解读出境旅游的高消费》(《中国旅游报》2005.4.1)一文剖析了我国出境旅游高消费主要是基于基尼系数过高。她提出:“虽然我国目前的外汇平衡已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

但我国的贸易出口换汇主要是依托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低廉的优势出口制造业产品和初级产品,‘中国制造’竞争力的代价甚至是生态环境的欠账和劳工的生命补贴。用如此高保护主义代价的贸易换汇去支持少部分人在海外的奢侈消费,‘平等交换’的表象下显然掩藏着深层次公平的缺失。”遗憾的是,从这个角度研究旅游业的文章太少。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研究出境旅游的超常发展与从旅游业本身做大做强的视角研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哪个结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更意义,这是不言自明的。

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和谐社会的视角,对于旅游研究的诸多方面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区域旅游发展规划的制订中对原住民安排方面,大型旅游项目对社区的影响分析方面等等。但愿这些问题也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更大关注。

旅游研究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其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对于研究的方向、结论具有极大的影响。当前,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已经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因此,我们的旅游研究更应具有人文关怀的价值观。

(本文作者为该中心主任,收稿日期:2005年8月18日)

## 小议“和谐旅游”

夏林根

(复旦大学旅游学系,上海 200433)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已经名列世界旅游大国之榜。但也毋庸讳言,我国的旅游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和谐旅游”。

党中央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而发展“和谐旅游”,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上海为例,2004年,全市接待入境旅游者492万人次,国内旅游者850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1460亿元,旅游GDP相当于全部GDP的6.02%。旅游业直接就业近20万人,相关产业间接就业近百万人,按1:1.8抚养系数测算,与旅游有着利益关系的人数超过200万,约占上海户籍人口总数的15%以上。旅游的社会影响面如此之广,试想如果旅游界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将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发展旅游,要让全体人民首先是旅游区的人民共享旅游发展的成果,而事实上,各地旅游区的居民与游客的矛盾,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的矛盾,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等等,还相当突出。有些地区旅游搞得轰轰烈烈,而当地社